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三

論

封建論

童曰唐宗室傳贊曰唐興踈屬畢王至太宗時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顔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謂郡縣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補註蘇內翰志林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

欒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鑑亦以公之論為然以謂後世如有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又武成孔氏曰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有則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

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童曰說文云榛叢也文選註云聚皃○榛側侁切鹿豕狉狉張曰鹿子曰狉孫曰狉狉衆貌○狉音丕人不能搏噬搏噬音博誓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一作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嚴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

而瓜分之孫曰瓜分者言如剖瓜也瓜如字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履一作蹽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輪音倫輻音福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童曰詩兔罝公侯干城扞干同音戶旦切守舒救切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韓曰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孫曰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

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戲伯御即括孝公名稱懿公之弟事亦見史記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韓曰宣三年左氏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韓曰桓五年左氏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祝聃射王中肩中音去聲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韓曰隱七年春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襄三年左氏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萇音長天下乖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與韓曰說文云掉搖也左氏尾大不掉徒弔切遂判為十二合為七

國合一作吞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一無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孫曰賈誼過秦論曰陳涉率罷敗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矣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謫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而成敗異變何也圜視而合從孫曰圜視而起亦見賈誼論圜視驚愕也從子容切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

叛吏韓曰叛人謂陳勝吳廣之屬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孫曰高祖七年擊韓王信困平城病流矢孫曰高祖十二年擊黥布爲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孫曰謂賈誼主父偃欲分王子弟也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韓曰叛國謂吳楚七國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

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韓曰叛將謂藩鎮擁重兵者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孫曰戎謂戎事黷音讀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

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孫曰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

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後召以為雲中太守

得魏尚於馮唐

張曰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陛下雖得頗收不能用也帝悅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

聞黃霸之明審

韓曰漢書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覩汲黯之簡靖

韓曰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苛細為淮陽太守卧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名為主爵都尉

拜之

可也復其位可也補註即謂孟舒魏尚黄霸復守雲中頴川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補註即謂汲黯卧治東海○輯音集藉入切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矣上有斯必二字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韓曰締說文云結不解也○締丁計切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韓曰說文眦目匡也○眦疾智切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

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撵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

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

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程敦夫論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于傳記寧如非聖人意哉今曰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不欲去之審若是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方且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五十何哉蓋成王不以先代之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己之親為可絕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何知焉若曰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茍不私其力則無庸封之矣勝夏去商雖不期而會然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待之固當如罷侯之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等之爵初不之變而千八百國益倍

于前何哉湯武知天下不可以獨治故強枝葉而固本根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弗察馬太抵子厚徒見魏晉之弊思欲有所懲艾且又太宗以來羣議蜂起彼其淺中狹慮期有以度越前人設為誇言不自知覺殊不知公而不私者乃所以為聖人意也黄唐曰以封建非聖人意歟則易于比言親諸侯于豫言利建侯于晉言錫馬康侯而繫辭言研諸侯之慮列爵分土見于書諸侯之地序于禮不能錫命諸侯剌于詩安得謂聖人之意不在是乎以郡縣不可革而行之理且安歟則二漢酷吏傳唐酷吏傳讀之令人拂膺安得謂不可革而治安實賴乎大抵有聖君有善治則諸侯得人守令亦得人非聖君無善治則諸侯不為用守令亦不為用人无賢不肖顧所駕御者如何耳為治者奚必執子厚之說泥一偏之見哉

四維論

孫曰管子牧民篇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韓曰公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無世字）曰不苟得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恥者（一無世字）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

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並見題註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

作苟得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韓曰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公以爲未盡也作此論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與孟子修之之說有以異乎黄曰孟子以仁義忠信謂之天爵使人知有仁義篤于自信又知天天理之自然則能求諸內而不求諸外此其意也子厚從而易之曰天爵不在乎仁義忠信而在于明與志且謂仁義忠信非明不能鑒非志不能取

故有是說殊不知仁義忠信繼之以樂善不倦雖不及明與志而二者固在其中矣樂善非明以鑒之者然乎不倦非志以守之者然乎孟子之言簡而備學者可以意會猶以未盡而必之子厚亦費于言哉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見題註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于其躬孫曰易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倬為至靈倬音卓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于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孳孳于得善孜孜于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

氣注于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盹于獨見（韓曰說文云盹目也音諄）淵淵于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猶陰陽之于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韓曰撓釋文云擾也○撓女巧切）

切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孫曰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孫曰論語又曰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

克明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于斯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孫曰左氏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韓曰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其取焉哉取非其招不往也守道不如守官信孔子之言矣公乃曰傳者之誤其果然哉嘗味其言至有曰失其

道而守官者古人不與也意當時必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公故為此論云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見題註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無也字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

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孫曰昭十一年左氏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預註云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行音戶剛切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孫曰周禮設其參傅其位陳其殷置其輔註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孫曰朴小箠也梏拲者周禮上罪梏拲而桎梏手械拲兩手共械○梏居沃切拲居悚居玉二切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

也失其物去其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人之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失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字作公下有者字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于天下矣一本矣作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下有之事二字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韓曰嘗觀孔穎達禮記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令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朔此是時

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行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别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孫曰每月六候故十二月為七十二候迎日步氣步謂推步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茍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徑古定切術音遂按禮記當作遂相土宜無聚大衆季

春利堤防達溝瀆音讀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于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乃孟夏非仲夏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此一句季夏非孟秋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此二句季夏非是季秋趨人收斂張曰趨疾也逡遇切韓曰音促務蓄菜此二句仲秋非作季秋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韓曰說文云竇空也窖地藏也上音豆下音教修囷倉此四句仲秋非孟冬韓曰說文囷倉之圓者也○囷區倫切謹蓋

藏才浪切又如字勞農以休息之韓曰說文云勞慰也朗到切收水澤之賦

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

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自合諸侯以下至此

季秋非季冬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

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

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韓曰省察也審也囹圄獄

也○省息井切囹音零圄音語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

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

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納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

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張曰鼽月令云人多鼽嚏說文云鼽病寒鼻塞也○鼽音求嚏丁計切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韓曰說文堡堤也障也堡音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孫曰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葢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于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

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一有之字 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于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韓曰焯說文曰明也音灼 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

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孫曰奇衺不正也上居宜切不與邪字同二字出周禮其有嚚然而不顧者韓曰說文云嚚語聲也左氏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嚚魚巾切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于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闕

斷刑論下 斷都玩切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于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孫曰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之言）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冬為善者（一無冬字）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一無夏字）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

善者必懈韓曰說文云懈怠也居隘切已下並同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
是敺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敺音區下同敺天下之人入于
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
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
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
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
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
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

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韓曰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孫曰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三木項手足皆有械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加連鎖而致之

獄吏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蘇曹切痺不得摇韓曰說文云痺足氣不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痺必至切不得瞑韓曰說文曰瞑目不明也○瞑莫定切支不得舒怨號之聲怨號並平聲聞于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于物者

也聖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于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于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

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葢以愚蚩蚩者耳孫曰說文云蚩蚩敦厚皃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在集賢院為徵天下兵討淮西作孫曰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度使吴少誠反遣

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李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為集賢院正字作也韓曰公此論意謂淮右一方負固似不足以動天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而兵不解迨憲宗元和十二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以申其惡于天下者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孫曰莊二十九年左氏之文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孫曰負恃也固險固也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于天下也聲其惡于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

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韓曰朘縮也音宣朘字危人一作沒一作私一作傷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于其人外必棄于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徼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

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諸侯其過惡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鼓鐘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于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

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師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韓曰左氏隱三年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公謂石碏之論有不可槩者故從而辯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

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一無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韓曰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因之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于是逐不臣者十人修舊功

施德惠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韓曰宋世家湣公七年宋大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戰敗傷于泓而卒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韓曰張祿范雎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雎說秦王曰且在山東時謂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王于是廢太后黜穰侯以范雎為相封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璜而疏吳起乃危韓曰成魏成也文侯之弟璜翟璜也文侯二十五年以成為相時吳起事魏有功至武侯立以田文為相起不悅自是去魏之楚楚以為相事見史璜胡光切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

韓曰晉史苻堅招王猛一見如舊堅繼立遂以猛爲中書侍郎日見親幸特進姑臧樊世與猛爭論于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于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曰熾矣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韓曰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時已用于秦然胡亥嘗有私于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反狀腰斬咸陽市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相事見史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童曰臲卼危也上音孽下音兀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童曰咻說文云

癘念聲孟子衆楚人咻之音休又況羽切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䍐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四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汶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韓曰唐自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公此議雖白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悶當時宦者之禍遠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鞮以畀趙衰 孫曰

左氏傳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勃音孛鞮音低史記勃作履鞮勃作勃鞮注云勃鞮披也衰初危切晉大夫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媟嬻也音薛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韓曰時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

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史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音樹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襲音習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韓曰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自是因内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

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董曰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相公叔痤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一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言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弘石得以殺望之董曰按史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即位委以政事蕭望之等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

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韓曰左氏宣公二年傳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昭公十九年傳云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本反

駁復讐議

童曰徐元慶復讐事見本篇唐史孝友傳載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墓時建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云云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孫曰師韞時為下邽尉韞音蘊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

孫曰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孫曰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理一作治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韓曰說文云黷握持垢也○黷音讀旌其可誅茲謂僭孫曰

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童曰讞議罪也魚列魚戰語蹇三反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張曰籲呼也書無辜籲天號音豪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

得禮孫曰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於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讎是周反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戕音牆是悖驁而凌上也悖音孛驁音傲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

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已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孫曰定四年公羊傳之文注云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復報其子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韓曰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孫曰事又見劉向說苑洎曰觀經而不盡信於經始可與言經觀史而

不盡信於史始可與言史經史猶有不可信者阸於厭熆之餘汩於異端之學也謂伊尹以滋味干湯謂西伯以陰謀傾商遷史每每如此豈特翦桐一事誣周公哉讀遷史者當知其爲實録又當知史之失自遷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世家作史佚見題註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孫曰謂唐叔虞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如字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

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二當字丁浪切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孫曰逢謂逢迎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

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孫曰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缺缺缺小智皃與缺缺同缺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童曰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佚音逸

辯列子

孫曰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子稱之韓曰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年誠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公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

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黃曰列子之書其言皆出於列子之後文子之書或合孟子數家之旨亦可謂駁而不純矣而不甚斥於柳子者蓋君子論人愛憎有權陽虎竊寶玉大弓乃魯之賊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稱之於七篇憎而知其善者也子厚之於二書亦孟子取陽虎之意歟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孫曰鄭穆公名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

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虛其切古文僖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孫曰此皆據史記年表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孫曰湛字處度東晉人註列子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渻音省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

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孫曰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韓曰史記注范蠡傳文子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

篇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註有李暹訓註其學盖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録老子遺言為十二篇且劉向所録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卷數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盖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山高貌音堯字或從嵬其意緒文辭义牙相抵而不合韓曰說文云义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义初加切牙朱加切不知人之增益之歟

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覶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刋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韓曰公疑論語非成於孔子諸弟子手然聖門師弟子道統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子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

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韓曰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孫曰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孫曰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

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孫曰二人曾子弟子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韓曰此篇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子素所諷道之辭識得其旨蓋揖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間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者耶黄曰孔安國之疏謂堯曰之文為明天道垂訓將來誠有得夫聖人之心柳子亦謂堯曰之言為聖人之大志其智足以知聖人亦不滅於孔

氏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孫曰論語註云困極窮盡言極盡四海皆服其化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履湯名敢用玄牡孫曰夏尚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敢昭告於皇上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

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誦也方鳳切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

也覆蓋也敷救切上之堯舜之不遺上之一作上言而禪不及已禪音擅下之無湯之勢下之一作下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涸竭也音鶴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韓曰史記蘇秦傳註云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

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註有尹知章註然其書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又有梁陶弘景註令公又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為鬼谷子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一作能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韓曰說文云盭戾也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寶也音保尤者晚乃益出七術孫曰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螣

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如字而道益陿陿隘也音洽使人狙狂失守狙猿屬子余切而易於陷墜補註晁氏讀書志曰公論鬼谷子書如此而來鵠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唯儀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子之言略盡之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黃曰治異端者塞其源去惡木者拔其本儀秦縱橫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瑄以亂國政責之愚謂二子不足罪使無鬼谷之學則朝縱暮橫孰從而師事之故欲闢先聖之道距縱橫之術者不可使鬼谷之言一日得行於天下也元冀何人作為指要妄以七術表而出之無意援溺而反推波助瀾元生區區自鄙無識

愚恐當塗之士嗜痔逐臭則誤天下必甚矣

辯晏子春秋

韓曰晏子齊晏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之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今觀其書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孫曰墨子有尚同三篇又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非樂節用非厚葬久

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孫曰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持楯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卻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黿銜右驂以入底柱之流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挈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

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韓曰唐藝文志註云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其士元補亡者耶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記註亢音庚亢倉子王部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姓名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

事實韓曰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童曰畏累或作喂壘莊子音註云喂壘山名或云在魯或云在梁州○畏於鬼切又烏罪切累音壘又力罪切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集註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註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

亦有鶡冠子三卷今其為書凡十九篇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三讀其詞而悲之即此書也惟世兵篇頗與鵩賦相亂餘十八篇則否公之辯似但見此一篇故云耳鵩似雉音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鵩音服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

權孫曰鶡冠子無此語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四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五

碑

箕子碑

孫曰箕子名須臾紂之諸父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孫曰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孫曰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實具兹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旨尤愍憝焉（孫曰謂下易詩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孫曰書今天動威）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韓曰謂比干）無與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韓曰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孫曰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與之俯仰晦是謩範（謩與謨同）辱於囚奴（孫曰書囚奴正士正士即謂箕子也）昏而與邪僨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孫曰夷傷也日入地中明夷之義故卦曰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孫曰大法洪範也）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

大典孫曰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彛倫常道也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孫曰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鮮音仙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孫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藂徂紅切正作叢俗作藂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庳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斃頓也音敝）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其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孫曰汲郡今衛州紂故都也）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孫曰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繁字一作係）夷民其蘇憲憲大人（童曰憲憲興盛貌見中庸註音顯）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

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孫曰易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孫曰謂唐始立廟祀之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童曰唐書歸崇敬傳贊引此碑黄曰薛伯高評十哲之科妄出後世而開元之祀非夫子志是已失矣子厚於碑反指為確論宋子京贊唐史灼見其非追欽薛氏而子厚之失俟来者愚請畢之夫顏淵以下十人皆孔門高弟顯顯間出者謂非盡其徒可乎取其所長序以四科萬世而後知有聖言品題不敢擬議可謂後世之妄乎李元瓘雖非名臣而請祀十哲列為生像務尊師重道是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何害

其為夫子志乎嗟夫伯高妄論之於前柳子溢美之於後微景文之論則薛得為賢守柳得為通儒

諡案某年月日韓曰按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此云某年即元和九年也儒師河東薛公伯高孫曰伯高名景晦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韓曰即元和十年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孫曰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曰祭羣小祀則玄冕就位於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大學徧于州邑遐澗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孫曰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註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

門内曰庭燎設懸謂懸筍簴之屬也○燎力照切音了罇俎旂章孫曰禮記月令以為旂章註云章幟罇音尊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庳短也音卑又音婢椽棟毀墜曽不及浮圖外說孫曰外說鬼神之類也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衍廣也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孫曰禮記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頖宮皆學名也頖與泮同是日樹表列位樹立也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僦即就切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

甃階序廓大序廓也講肄之位肄習也師儒之室立廪以周食圃畦以毓蔬童曰周禮園圃毓草木毓音育權其子母孫曰周語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註云重曰母輕曰子權稱也贏且不竭贏音盈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程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孫曰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孫曰謂四科之目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

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孫曰開元八年敕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預配享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則曰一本作則由一本作曰則國之故也故典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鏞大鐘名九年八月丁未韓曰當作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歷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无丁未且新廟之作起于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illegible]音辯俗作詈助教其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

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茍賛其道若譬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彛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孫曰申傳公名）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賛今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難侔於蜀盍銘兹德以告於史氏而刋之兹碑銘曰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孫曰良謂良吏）振振薛公（童曰振振仁厚也振音真）惟德之造赤祈金節來莅於道師儒

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頖宮庭燎伊煌音皇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於海邦服冕陳罷州邑攸同咸忻以欷欷歔也音希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昀昀其原孫曰詩昀昀原隰曾孫田之昀墾田也均勻二音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孫曰詩溱與洧方渙渙兮渙渙水流貌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罷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平聲公降酬

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一作咸從於魯風祇以詠歌公錫於天眉壽來加孫曰詩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公賚於王賚賜予也休命是荷音何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孫曰賈山傳養三老五更于太學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酳者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此言景晦將入爲天子三老養于太學亦魯頌祝僖公之意云○酳音肖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韓曰柳州隸嶺南故云古為南夷椎髻卉裳韓曰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書島夷卉服卉草也絺葛之屬○椎音槌髻音計卉音毀攻劫鬭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孫曰柔安也書曰柔遠能邇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孫曰謂唐有天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孫曰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為九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璿辟音壁又音僻唯以水切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

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室元始至孫曰是歲七月公至柳州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孫曰語曰齋必有明衣布註云以布為沐浴之衣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

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闕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孫曰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孫曰語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韓曰禮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註麗猶繫也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孫曰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韓曰潘岳關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孫曰漢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禱於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孫曰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臯為京兆尹韓曰臯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奏不實遂貶撫州觀此則十二年旱可知矣）祇飭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韓曰盩厔縣名裴均字君齊○盩音舟厔音窒）虔承聖謩剏制祠宇（剏與創同）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幹（孫曰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礱柱礎（礱盧紅切礎音楚）匋瓴甓（韓曰說文瓴甖似瓶者爾雅瓴甋謂

之覺詩中堂有覺領音零覺蒲歷切築垣墉恢度舊制恢枯回切度徒故切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於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黄髮耆艾野夫版尹孫曰書三亳版尹版尹版之尹長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奠安也產財用興雲雨考於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孫曰褒斜二谷名梁州記曰万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又西至隴首隴首山名以臨於戎東至于

商顏（孫曰商顏商山之顏）又東至於太華（太華華山）以距於闕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罷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童曰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球今作璆音求琳音林）紀堂條枚秦風詠焉（童曰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條槄梅柟也又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掌也他本或作杞棠條枚或作杞堂條枚皆誤）今其神又能對於禱祀（一作祀）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妖氣也沴音戾）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

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補註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廩儲峙用充韓曰儲說文云備也峙爾雅云供峙具也儲音除時丈里切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穰祈禜雩孫曰禜祭名也周禮云禜門用瓢齎雩請雨之祭韓曰禮記雩禜祭水旱也○禜音詠雩音于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庳陋庳音卑又音婢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啟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

廷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産財作固鎬京孫曰詩宅是鎬京鎬京武王所都其地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鎬下老切雄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孫曰奕奕佼美也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奕音亦與弈同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耆夫鮐背鯢齒孫曰鮐背鯢齒皆壽徵鮐音臺鯢音倪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此詞三句為韻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孫曰山在鳳翔府郿縣上有靈湫禱雨輒應○韓曰終南太白地勢相屬韓文公南山詩云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邅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哉此碑與上篇同時皆以禱旱作

雍州西南界于梁孫曰雍州謂秦地雍梁皆禹貢九州之舊○雍於用切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氷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癘疾祟降則禱之張曰鬼災曰癘祟亦神禍也音遂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兹山又詔京兆尹孫曰尹韓皐也宜飾祠廟遂下令於甸邑孫曰盩厔屬京兆故云甸邑邑令裴均臨

事有恪革去狹陋憪闉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謳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七

碑陰文

韓曰韓裴盖有勞于二祠者也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皐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蒞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力到切乃

刻茲石立於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於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於鰥嫠上姑頑切下陵之切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强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於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易以豉切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最令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於上用啟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韓曰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二妃事韓文公黄陵廟碑紀之甚悉湘音相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韓曰天火曰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孫曰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功攝令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於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能史有傳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羨餘也延面切均節委積孫曰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註云少曰委多曰積皆聚也○委於偽切積子智切咸執牘聿孫曰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至於

祠下揩度既備度徒洛切傭役惟時斬木於上游陶埴於水涯埴埏也音植涯音宜又宜佳切逦桴逦載孫曰桴編木以渡工逸事遂作貌顯嚴𥿄然而咸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孫曰列女傳舜二妃堯之二女曰娥皇女英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嚚瞽補注若順也書曰瞽子父頑母嚚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孫曰史記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神亦不返孫曰二妃從舜不及道死于沅湘之間食于兹川古有常典

敺祓戾孽敺祓驅除也音區弗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奸音

干有翼其恭有苾其馨苾香也蒲必切況牲爰告周禮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云祭川澤曰沈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孫曰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嬀水之汭也韓曰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嬀汭舜所居嬀水之汭○嬀俱為切汭儒稅切神位湘滸音虎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非大也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

牷既䍿孫曰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牷毛之陰祀用黝牷毛之毛之取純毛也說文牛純色曰牷○牷音全韓曰䍿字一本作騂周禮副辜祭籀作䍿䍿柏逼切椒馨爰糈韓曰詩有椒斯馨糈祭神米先

（呂切）脩於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熵尊灺於融風（孫曰說文云灺風而火盛貌左傳十八年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東北風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神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於君公康用積餘（康節也）以就爾功桴木負埴（童曰桴者編竹木爲之大曰筏小曰桴桴音敷）載流於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音閑）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主）以對嘉祉南風滑滑（韓曰說文云滑露貌音胥又私呂切）湘水如舞將子無讙（一作譁）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韓曰史云饒娥字瓊姬饒州樂平人父勣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賵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娥為室女淵懿靖専（靖一作靜）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孫曰葛所以為絺綌精曰絺麄曰綌）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孫曰娥父勣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尸不出）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鼊蛟浮

死萬數塞川下流孫曰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雷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鄮旁下民悲感怨號上音究下音毫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鄮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並見題注詒一作詔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纖葛絺紵纖思廉切絺丑知切紵直呂切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作于又一作於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韓曰踣説文云斃也僵也○踣

西侯切又渝北切氣竭形枯一作面汚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鱉黿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異形適與我謀鄗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孫曰劉向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婧齊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為六畜傷人民不為野草傷禾苗今吾君以槐故殺婧父鄗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明日朝言于公景公即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趙姬完父操

棹歌謳孫曰列女傳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南擊楚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娟懼持楫而前曰妾父聞主君且來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醉至如此願待

其醒而殺之簡子渡用楫者少一人娟願備父持楫詐之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悅以爲夫人謳烏侯切亦音區

肉刑不施漢美淳于孫曰史記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天子悲憐其意五月有詔除肉刑法事亦見漢刑法志

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孫曰邯鄲淳曹娥碑曰娥上虞曹盱之女盱能按節撫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死屍出度尚設祭誄之范曄後漢史云迎婆娑神謬矣當以碑爲正

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兹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兹丘建銘當道孫曰當道即謂

橫道上也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

睢陽廟碑 并序

集註南府君名霽雲魏州頓丘人祿山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遣霽雲乞師于賀蘭進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還入城十月城陷與巡等同被害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

急病讓夷義之先孫曰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孫曰昭元年左氏趙孟稱叔孫豹曰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

陽所以不陷王命横絶凶威越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孫曰詩無拳無勇注拳力也神資機智藝窮百中韓曰史記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甯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內射之發無不應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孫曰張衡賦曰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見武註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韓曰史記上以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又曰廣為人長猨臂善射亦天性也如淳曰臂如猨通肩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天寶末冠劇

憑陵隤突河華華山名音畫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圮毀也又說文云山無草木也圮音起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孫曰劉歆字子駿為王莽佐命官至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孫曰晉王衍字夷甫嘗與東海王越共討茍晞越薨衆推衍為帥衍辭戚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執衍等問以晉故衍因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訏大也又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訏况于切誓鳩武旅以遏橫潰橫戶孟切潰音會裂裳而千里來應韓曰文選脫耒為兵裂裳為旗左袒而一呼皆至韓曰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呼火故切柱厲不知而死

難孫曰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暉見黜而奔師孫曰文二年左氏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斬囚遂以為右其之役先軫黜之狼暉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暉尸甚式祇二切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韓曰謂賊囚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韓曰百雉城也城高三堵為雉謂賊攻雍丘張公巡設百樓櫓城上束芻灌油以焚賊不敢向也初據雍丘孫曰至德元載三月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據雍丘韓曰謂單父尉賈賁合兵擊宋州張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

有衆二十也雍丘隸汴州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
復孫曰周禮諸臣之復復萬民之逆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孫曰十二月巡拔雍丘東守寧
陵二載正月賊將尹子奇冦睢陽睢陽太守許遠告急于巡巡引兵入睢陽睢陽隸宋州前後捕斬
要遮凶氣連沮韓曰此謂巡至睢陽與許遠合霽雲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
汴也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孫曰漢永平十七年班超在疏勒國十八年帝崩焉
者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超孤立無援吏士單少拒守歲餘。疏音踈虜騎雖
强頓盱眙而不進孫曰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魏人
殺傷萬計尸與城平三旬不拔魏主退走。盱音吁眙音怡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

合圍技雖窮於九攻 韓曰呂氏春秋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荊王曰宋必不可得請令公輸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

志益專於三板 孫曰史記趙世家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國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沉者三板

偪陽懸布之勁 孫曰襄十年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偪音逼勁字一本作巧

洴城鑿穴之奇 韓曰史田單攻齊收城中牛得千餘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茅于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敗走。洴音牽

息意牽牛羞鄭師之大臨 孫曰宣十二年左傳楚人伐鄭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三月楚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甘心易子

鄙宋臣之病告韓曰宣十五年左氏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冠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啜此足矣孫曰巡等守睢陽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八月巡令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臨淮進明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泣且語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因噬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

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坐中皆為泣下韓曰按舊史云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斬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公此所載又有嚙此足矣之文其不同如此溫公考異從舊傳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韓曰霽雲遂自臨淮還睢陽絕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韓曰定四年左氏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孫曰庾信哀江南賦曰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曹武亘切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孫曰楚詞九歌云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韓曰霽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刃脅巡巡不降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

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姚閔等遇害惟遠執送洛陽無傳燮之歎息孫曰後漢傅燮字南容為漢陽太守賊圍漢陽欲送燮歸鄉里燮慨然嘆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有周苛之慷慨孫曰漢書高祖使周苛守滎陽楚下滎陽生得苛苛罵項羽羽烹之慷下朗切慨口溉切聞義能徙童曰語曰聞義不能徙是吾憂也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韓曰臧洪字子原袁紹執洪殺之洪邑人陳容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合天意又曰令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句韓曰劉瑫梁典云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疾卒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彈劾景

宗畧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直臣蓋指任昉也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孫曰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于壽張力戰鬭死繼而破之購求信不得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焉今本作鮑躬誤陵圖龐德之狀孫曰魏志龐德字令明與關侯戰為侯所得侯謂曰不降何為德罵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為侯所殺于禁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藩遣禁還魏帝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侯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孫曰越語勾踐棲于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注云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

也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韓曰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舉門闕於周典孫曰周禮司門職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註云財所謂門闕之委積也死政之老國中死事者之父母也孤子也韓曰又遺人云掌門闕之委積以養孤老徵印綬於漢儀韓曰漢時印佩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雜説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雎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慬以怒寇孫曰列子刺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

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心吾不侵犯之而辱我以腐鼠不報無以立懼于天下懼勇也勤謹二音一本作僅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孫曰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庚申安慶緒奔河北壬戌克東京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霽子計切字其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浩音浮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顧斲堅石斲音卓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

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思鄉之夢儻來孫曰後漢温序字次房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將苟宇所執欲降之序不聽伏劒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麒麟閣中郎圖之詞可繼孫曰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侍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旦切見危致命漢寵死

事周崇死政並見上註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

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婪貪也盧含切害氣彌盛

長蛇封豕孫曰封大也左氏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踊躍不定屹彼睢陽

屹峙山貌屹魚乙切制其要領董曰前漢張騫傳註云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領故以為喻○要一遙切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孫曰衝謂衝城車詩臨衝閑閑是也缶穴中偵孫曰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兵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合騰入巡預于城

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于一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

一大木置鐵龍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偵伺也視也丑正切又豬孟切鈐馬非艱孫曰宣十五年公羊傳鉗馬而秣之鈐鉗通用析骸猶競解見上浩浩列士不聞濟師孫曰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士不救兵食殲馬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嗌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解亦見上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感西恧恧慙也女六切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說文蹈躅也躅廚玉切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

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

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刋碑河滸萬古英

風

孫曰大歷十二年四月以南霽雲子為歙州別

駕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五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集註六祖惠能也姓盧氏新州人化于新州國恩寺憲宗時賜謚大鑒塔曰元和靈照公在柳州作此碑東坡嘗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絶妙古今真知言哉補註邵太史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詩為南華寫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孫曰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為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都府節度府也）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幢傳江切）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鬭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誖亂也○誖蒲昧切又音勃）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

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孫曰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孫曰後魏太和十年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達摩賷衣鉢浮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摩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為初祖六傳至大鑒孫曰達摩以其法傳慧可是為二祖惠可傳璨是為三祖璨傳道信是為四祖信傳弘忍是為五祖忍傳惠能是為六祖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信具衣鉢也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

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孫曰咸亨末能住韶州寶林寺曹溪韶州地名也）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孫曰先天二年癸丑是歲至元和十三年戊戌為一百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

安南孫曰元和五年七月總虔州刺史爲安南都護自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童曰身毒國名即天竺也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童曰纛翳也舞者所執又羽葆幢也韓曰纛左纛也以旄牛尾爲之○纛音道又徒沃大到二切來涖南海補註按韓文公祭總文公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交州即安南都護府番禺則南海郡廣州也與公此碑合而唐史乃云總自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畧觀察使誤矣東坡曰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可以正唐史之誤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說文噩譁訟也○噩音咢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韓曰說文云乾上出也孫曰乾乾不息之貌）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揖作挹）一挹其信罷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韓曰說文曰軼車相出也○軼徒結切）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

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肩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

韓曰公貞元十八年為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作東坡評說見上篇題註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韓曰公嘗為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日悟為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用尊其

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槱孫曰詩薪之槱之槱積木燎之也槱音酉以為僕役而媟之乃公也韓曰說文媟嬻也。媟音薛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韓曰說文云施

惠也。施施智切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集註釋氏五祖忍公姓周黄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法照智詵皆學於忍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遠未詳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由字一本作中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
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
公之卒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教一作放服庇草木敵
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子稽首師
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
臨洪浴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
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
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韓曰為永州司馬時作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冑無終孫曰說文云冑胤也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

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底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徙居一作徙于一作道場于楞伽北峯楞音

拔不越閫者五十祀閫苦本切與梱同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孫曰南陽鄧州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顗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月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

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斁厭也羿益切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孫曰大歷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楊

炎同平章事以為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孫曰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戶參軍終如其志趙郡李蕚音諤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孫曰元和四年楊憑為京兆尹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剌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貸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剌史李某一本云李公位公集

有位墓誌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孫曰楊憑元和四年為江西觀察使以贓罪貶臨賀尉俄自臨賀尉徙杭州長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韓曰公云弟子皓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按集有送皓初序頗亟稱之即初之賢蓋足以知海之為人矣永州作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韓曰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相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里之遠可知矣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誕欺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一本作空空愚夫失惑云云韓曰論語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韓曰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嚚魚巾切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迦葉至師子迦葉尊者師子尊者

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孫曰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縣人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咸亨五年弘忍卒秀乃往荆州居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秀同學僧惠能姓盧氏新州人忍卒往韶州寶林寺秀嘗奏則天請追能赴都至神龍元年中宗遣内侍薛簡馳詔往請能能竟不度嶺而卒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南北相訾反戾鬬狠（下懇切）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馬鳴尊者龍樹菩薩）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胡困切）於是北學於惠

隱南求於馬素咸黙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礱密石（說文云礱靡也礱音聾）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馮尚書裴公某（孫曰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冑為湖南觀察使七年徙江西）李公某（孫曰八年十二

月以給事中李巽為湖南十三年九月徙江西侍郎呂公某孫曰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湖南十六年七月辛楊公某孫曰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湖南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其弟子玄覺泊懐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録事叅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終龍安寺孫曰衡山

一名岣嶁山本拘縷二音岣又音古后切嶁力后切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奥為禪奥於到切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行列也胡郎切徒聽誣言空有互鬭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說文云苞裹也。苞音包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

動言
事為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六